□鲍安顺

我的老师

莫言以《我的老师》为题,写文章说, 他5岁上学时,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 课就想往家跑。当年,全校师生在操场上 集中, 听校长作漫长报告。莫言内急, 实 在憋不住了,就一边大哭,一边往厕所跑 去,还叫喊着,拉到裤子里了。学生、老师 和校长,都笑弯了腰,而一位高个子的女 老师,赶到厕所,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 的图片,塞进他的裤裆里,让他赶快回 家。十年后,莫言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叫 女老师姑姑,那姑姑人好,从没说过莫言 坏话,常夸他聪明伶俐,讲究卫生 他还说,有一位男老师,是个和蔼可

亲的老人,曾为国民党航空人员。"文革" 时,兴在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别人拿尺子、 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 上一个字。而男老师,拿起笔来就写,一 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让许多人 敬佩。莫言说,后来他在《小说月报》上登 载自己的照片和手稿时,很自信的就是他 的那点书写功力,全赖男老师所赐。

莫言上小学时,曾对一个同学说,学 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 学校知道后,给了他警告处分,差点把他 送到公安局。之后,所有师生都唾弃他, 尽管他努力做了许多好事,为老师生炉 子、喂兔子、挑水,但收效甚微,都说他在 伪装进步。一个夏天中午,学生们都在午 睡,莫言怕影响别人,脱了木板拖鞋,提在 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 聪老师看在眼里。事后,王老师在校办公 会上,把这件事提出来,说莫言内心良善, 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后来,莫言辍学回 家,成了一个牧童,又托人走后门,到县棉 花加工厂做了临时工。有一次,他从县城 回家的路上,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 那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了,老师却让莫言 坐到后座上,骑了十几里路。莫言说,从 那以后,再没见到过王老师,可是老师笑 眯眯的脸,还有跃身翻过横杆的矫健身 影,在他脑海里经常浮现,挥之不去。

魏巍也写《我的老师》,回忆了他上小

学时,有两位教师让他印象最深。一位是 蔡老师,温柔和蔼,挚爱友善,让人亲近; 另一位宋老师,要求严厉,性格粗暴,让人 畏惧。魏巍说,他父亲在军阀部队里,多 年未归,不知死活。同学中常有人说他爹 爹吃了炮子儿啰。可是蔡老师批评他们, 还写了一封信劝慰魏巍,说他是心清如水 的好学生。每逢放假,魏巍不愿离开她, 回家后竟然在夜里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 地往外走。被母亲喊住时,他说去找蔡老 师。魏巍说,因为蔡老师,他的国语成绩 好,学校让他跳级了。可是,他算术课跟 不上,其中原因,主要是他害怕上宋老师 的算术课。只要上课铃声响起,他就恐 惧,因为喊到他领算术本时,他刚从座位 上起身,那算术本就像瓦片一样向他脸上 飞来,有时就落到别人的椅子底下,魏巍 连忙过去捡拾。最令他自惭形秽的,是他 常抄别人算术作业,从高小到师范,他的 这门功课最糟糕

冰心写《我的老师》时说,她上女子学

校时,因以前在家塾读书,国文读得很多, 能写千字文章,只是算术不行,被算术题 弄得昏头眩脑,如踏云雾。她的一位女老 师,每天抽出一个钟头,给她额外补课,让 她成绩飞速提高。后来,冰心读到《所罗 门雅歌》,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赞美女老 师的句子,记在英文练习簿后面,一页一 页的,写好叠起来,积了十几篇。她既不 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有一天却被一位 同学翻了出来,当众诵读。大家听了,都 以为是写给隔壁女校女生的,是在搞同性 恋。大家哄笑时,冰心又不便说出实话, 只好涨红着脸,赶过去抢来撕掉。从此, 她连雅歌也不敢写了,那年她十五岁。

冰心还说,那位女老师,至死未结婚。 多年前,她因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殓她 的,有几万人。冰心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 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此时车窗外,飞 掠过一大片枫林秋叶,那消失了艳红的颜 色,让她忽然流下眼泪来,这是她母亲死 后,第一次流泪。

可以听见秋虫在草叶间呢喃、鱼儿在水池

中游动、篱笆上豆角噗地花开、墙角边一

棵树浅唱轻吟……它们或许在数星星,或

下。但古村的白天与夜晚、温婉与柔软已

尽之感。是回味清水鱼的滋味,或是回味

旧时光留下的礼物?是追忆逝去的生活,

还是想露营一夜?一时间思绪纷纷,越发

期盼与古村重逢,咀嚼这原汁原味的乡

流星瞬间划过,在夜空中什么也没留

告别了古村,总有回味无穷、意犹未

许在撩人的夜色中卿卿我我。

留在我镜头中,更留在我心中。

□钟穂

蟹里品风雅

"吃遍天下百样菜,不敌水中 一只蟹。"食蟹之俗,各地皆有。 温台一带,嗜食青蟹;胶东人家, 较重梭子蟹;到了粤港,则风行软 壳蟹、黄油蟹;而乡人偏爱的,乃 学名为"中华绒螯蟹"的大闸蟹。

其实,翻阅古籍便可发现, "螃蟹""湖蟹"等词虽历历可见, 却唯独没有"闸蟹"之名,那"闸" 字又从何而来呢?

在早年的家乡,螃蟹本是和 螺蛳差不多地位的一种河鲜。每 年一过八月半,经蜕变后的螃蟹, 开始在田间沟渠里,浅水小河中, 肆意活跃起来。平日里,乡人在 稻田中除草、施肥时,往往于不经 意间,就能信手逮到几只"横行将 军"。或许是由于捉蟹太容易了, 烹蟹也只图省事,最常见的就是 扔到锅里一煤了事。

"煤(zha)"是一种用水煮食的 烹调方法。只是在大多数人识字 有限的年代里,这个"煤"绝对算 是冷僻字,说得出却未必写得 出。为了书写方便,便用了同音 同调的"闸"字来代替。说白了, "闸"不过是"煤"的白字而已。这 在清人顾禄编撰的《清嘉录》中说 得明明白白:"汤煤而食,故谓之 '煤蟹'。"

后随着蟹的身价日渐矜贵, 人们为了完善吃蟹时的审美情趣 (蟹在煤时会拼命挣扎,煮好后常 常丢脚少螯),便改为将蟹先五花 大绑扎缚妥当后,再上锅蒸制。 经这般处理后的蟹,虽赴汤蹈火, 八爪仍然曲卷自如,双螯依旧昂 然挺立,那好似雕塑艺术大师得 意之作的风范,先给人以充分的 视觉享受。而在味道上,也因蟹 油不易流失,鲜香更胜。

乡人好吃蟹,吃得久了,便吃 出了文化。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蟹是美食也是风雅,不假。吃蟹, 贵在一个"品"字,直若品味一种 轻松精致的生活态度。

我至今记得当年有位老邻 居,每年一到蟹季,便会搞来几只 肥壮壮、油滋滋的上品蟹。于傍 晚时分,搬出家中的小桌方凳,往 老宅门口这么一放,再摆上两只 螃蟹一瓶黄酒。最让人消魂的 是,桌旁还要配几盆菊花。等到 那一套仪式般的流程完成后,持 螯对菊的风雅蟹事才算正式开

整个吃蟹时段,他始终正襟 危坐,本着先膏后肉、先脚后螯的 吃蟹攻略,按部就班地慢慢剥、缓 缓吃、细细品,间或呷上一口黄 酒,其状斯文之极。特别是在吃 蟹膏时,他会发出一阵诱人的吮 吸声,随后满足的赞叹声大作,连 远观之人仿佛都能闻到一股让人 垂涎的蟹油腥香。

两只螃蟹配以姜醋,他能气 定神闲地吃上大半个时辰,真像 艺术家在弹奏一场抑扬顿挫的食 蟹交响乐。而尤为值得称道的 是,他每次将蟹吃完后,还会将那 些剔尽了肉的蟹壳分两边按次排 好,再将蟹"肚脐"盖在蟹盖上翻 个身,放到蟹脚中间——一只完 完整整的螃蟹便再度活灵活现地 展现在人们眼前了。

可叹的是,此种极为贴合乡 人脾性的吃蟹方法,多留存于那 些讲究传统的老一辈人中。在生 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今,年轻一 代已鲜有这般充满诗意的品蟹雅

倒是有不少耐不住性子的粗 放型人,只要蟹一到手,就急吼吼 地揭开蟹盖,把蟹身掰成两半,一 口吸掉断面中的蟹黄蟹膏,再胡 乱噬嚼一通后,随即吐于一旁。 看那一堆被丢弃的蟹壳蟹渣中, 蟹肉倒是占了大半。对于这般没 耐心,半吃半浪费的食蟹者,老一 辈人谓之"牛吃蟹"。

去高田坑村看星星

秋日,天高云淡,几位摄友相约赴浙 江开化县高田坑村拍摄星辰,因为那里有 被誉为"中国最美星空古村落"

□唐红生

开化多山,村庄多半在山脚下、溪水 边,高田坑村却坐落在海拔近700米的山 上,真可谓村如其名。车到台回山的三岔 路口,需换乘中巴。窄窄的盘山公路翻山 越岭,蜿蜒而上。愈往山的深处走,愈感 古朴幽静、远离尘嚣。

这山路足有3公里多。至村口,映入 眼帘的是"高田古民居"字样。一旁是一 幢木质结构的建筑,古色古香,潺潺溪流 从屋旁流经,一种返璞归真的气息徐徐而

踏着鹅卵石铺就的小道,清澈小溪一 路相伴。横跨在溪上的石廊桥,已有一百 多年。拱形的门,小而精美,不知有多少 人曾驻足凝视。古老的韵味与秋日的阳 光、泛青的砖石与浓阴的百年梨树相遇, 岁月如此静好。

小溪两边散落着一座座民居,多半是 夯土墙与黄泥屋,屋面一律是鱼鳞瓦。我 见惯了白墙黛瓦,那是江南的元素,而这 黄墙黛瓦同样很惊艳。屋檐下挂着一盏 盏红红的灯笼,墙上挂着辣椒、玉米,暖暖 的。土屋有的木门紧闭,门环锈迹斑斑, 透过门窗缝看似乎并没人住;有的门虚 掩,能见到蓑衣、竹匾等老物件;有的粉灰 剥落,甚至残垣断壁,既老又旧,一副沧桑 模样。黄泥土墙被烟熏得漆黑,那是居民 用柴火做饭时留下的,记录着光阴流逝的 痕迹,满满烟火气。插着木棍和竹子的篱 笆围成院落,村民爱在篱笆下种点什么。 有丝瓜爬蔓,开着金黄的花,衬着绿油油 的叶子,偶见挂下的细长丝瓜。有扁豆开 花,小巧而俏丽。

古村随山势而建,层层叠叠。"苔痕上 阶绿,草色入帘青",级级石阶上的青苔, 总遮不住从石缝中钻出的青草。巷中偶 遇一只小狗,摇头摆尾一番后,汪汪几声,

□蔡圣昌

似在尽地主之谊,打破了宁静。

随意穿堂过巷,四处游走。几位老者 坐在树荫下闲谈,也有劈柴的、晾晒衣物 的,纯粹的农家生活,一派淳朴悠然。

溪水汩汩流淌,时不时见到旁边有鱼 池,水草下红鲤鱼和不知名青色的鱼在游 动。正在纳闷之际,遇见一位老人,便向 他询问。他说这是用山泉养的清水鱼,水 温一般在20~25度,所以也叫"冷水鱼", 一年才长一斤。原来这就是肉质紧致、鲜 美无比、大名鼎鼎的开化清水鱼。老人继 续说道,这红鲤鱼,一来增添喜气;二来吃 清水鱼的排泄物;三来防止有一种鸟偷吃 清水鱼,因为鸟怕它。原来还有这么多讲

小村最高处是观星台,在山顶的一块 平地上,顾名思义这里是用来看星星的。 云雾飘飘缈缈,把远山的轮廓抹得似有似 无。俯瞰古村,呈燕窝状。鱼鳞瓦如一层 层细浪在山野中追逐;又如一组组琴键, 弹奏慢生活的节律。竹掩映着土屋,一棵 千年红豆杉点缀其间。这山的青黛、墙的 姜黄、树的翠绿、瓦的黝黑,组成了一场如 诗如画的视觉盛宴。几缕炊烟袅袅,升起 的是人家温情,夹着的是母唤儿归的亲 情,油然而生的是浓浓乡愁。

不觉已近黄昏,在农家乐点上茄子、 丝瓜、笋干等几道土菜,当然少不了清水 鱼。坐在院中,一边品尝,一边任穿过竹 林的清风轻拂,心间满是恬适。清水鱼果 然名不虚传,吃肉细腻如脂,喝汤鲜香润 泽。老板十分健谈,他告诉我们,像他这 样的年轻人大多在外打拼,政府为了保护 和开发古村,也鼓励村民到外面建房。随 着这里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游客越来越 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又回到观星台。夜幕缓缓降临,温润 的山风裹满泥土的芬芳,我尽情地吸着久 违的味道。白日经太阳的暴晒,那些土 墙、鱼鳞瓦或许正散发泥土的原味。有人

正在搭建帐篷,想必今晚在此露营。天文 爱好者早就放好三角架,把赤道仪放置其 上,然后装上反射式望远镜。我好奇地问 为什么选择这里观测星空?他们告诉我, 因为高田坑的海拔高,没有光污染,无雾 霾,波特尔暗空分类为2级,天空格外通 透,能见度极高,是得天独厚的观测环境。

-弯新月挂在天际,异常清亮,可不 久即隐藏到山后。"有星星了!"人群中有 人喊道。我仰望深邃的夜空,1、2、3…… 开始数起星星,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数 着数着,已不计其数、星光满天。

这次我们主要拍星轨,三脚架、大光 圈镜头、快门线等,一切准备就绪。各人 找到合适的前景,多半是拍螺旋星轨,所 以把镜头对准北极星方向,并固定住。由 于地球的转动,星辰会围绕地轴发生东升 西落现象,从而形成螺旋状星光照片。我 们需累计曝光2个多小时。

众人"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我 感觉来到了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繁星璀 璨,似乎"手可摘星辰"。灿烂的银河出现 了,一条银白色的雾状带横亘于苍穹之 上,周围群星闪烁,织女星和牛郎星隔着 银河遥遥相望,好美啊!记忆中,小时候 在农村老家,夏日夜晚乘凉时,总听到大 人们讲七夕这天,有很多很多喜鹊衔来树 枝,在银河上搭起鹊桥,让牛郎和织女相 会。我不知多少次仰起头看满天星星,但 那时也不懂究竟是真是假。

一对情侣相依而坐,他们看星星眨 眼,不说话却好似在与星星说话。两颗相 惜的心紧紧贴在一起,宛如牛郎与织女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 心想,所谓神仙眷侣的生活也不过如此

一抹清辉洒向古村,老宅影影绰绰, 愈加迷人。偶见一两点光亮,恰似星星落 入人间。也许哪家屋顶有几处漏光,睡在 床上也能见到一两颗星星。星夜很安静,



荷 赵 健 雄

摄

□蹇庐氏

虎丘山陆羽井

苏州虎丘山有陆羽井,位于千人石西 侧高处。那天登山仰望虎丘石塔,在半山 腰处突然发现一个圆洞门,门首顶部额有 一石匾,上书"陆羽井乙丑十月陆俨少书" 几个字,顿生探幽之心,进入圆洞门后,见 一凉亭,亭子前方四周用石块堆砌,便趴 在石块上朝下望去,见石壁上布满绿苔, 下有深约丈许如同菱桶大小的水潭,水呈 绿色,深不见底。凉亭北侧又有一长方形 水池,池深同样不能见底,池壁上镌有"第 三泉"和"铁华岩"两组石刻。出虎丘后漫 步山塘街,从一书店购得《苏州旅游丛书• 虎丘》,据书内介绍,"第三泉"即"陆羽 井",因泉为陆羽所品定而名。又称,"铁 华"即铁花,因为石壁色赭,有天然的纹 理,如同铁花一般,苏东坡曾经有诗"铁华 秀岩壁",故名。我当时细细观察,"铁华 岩"摩崖石刻后有六小字"潘阳范承勋 题",此石刻当为清人范承勋所书。"铁华 岩"摩刻为横书,在其西侧有竖写摩刻"第 三泉"三字。

陆羽是品茶专家,非常重视煮茶的用 水,《茶经》一书里讲道:"其水,用山水上, 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 流者上。"照陆羽的说法,煮茶最好的水是 山水,山水中又为在石块上漫流、冒着乳 色泡沫的水为最佳。这种水,我们在山上 偶尔能够见到。又据苏州文史记载,陆羽 曾经寓居虎丘寺,寺内附近有"剑池",为 吴王阖闾葬身之处,吴王阖闾在檇李被越 国打败死去,葬在剑池下。剑池终年流水 不绝,寺庙僧人每日汲饮此水,从剑池里 担水上山,须走上五十三层石阶,俗称"五 十三参"。剑池往上,即是"第三泉",泉和 剑池形成一条自然水系,每当梅雨季节, 池水漫溢,山水即通过千人石上的明沟流 入山下白鹤涧。

陆羽的忘年交皎然和尚曾作有《同李 司直题武丘寺兼留诸公与陆羽之无锡》一 诗:"陵寝成香阜,禅枝出白杨。剑池留故 事,月树即他方。应世缘须别,栖心趣不 忘。还将陆居士,晨发泛归航。"诗中提到 的"陆居士"即指陆羽,陆羽没有做官,所 以称"居士"。题目中"武丘寺",即指"虎 丘寺"。根据史料记载,苏州虎丘寺在唐 初因为避唐高祖李虎名讳,一度改名"武 丘寺"

陆羽住虎丘寺,研究茶经和煮茶用 水,为虎丘寺的泉水作了一番宣传。历来 人们对虎丘寺石泉水排名,说法有不同。 唐代张又新著《煎茶水记》,称陆羽跟湖州 刺史李季卿汇报品水名次,将庐山水排为 第一,无锡惠山寺水排第二,虎丘寺石泉 水排第五。而唐代另一位品水专家刑部 侍郎刘伯刍,他生活的年代比陆羽晚了几 年,则将扬子江水排第一,无锡惠山寺石 水排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水排第三。

天下泉水众多,谁是冠军,谁是亚军, 谁为老三,过去一直争论不休。山东济南 有个"趵突泉",泉边立了一块石碑,书"天 下第一泉"。江苏镇江金山有一处"中泠 泉",也一直被专家称为"第一泉"。还有

北京颐和园西边的玉泉,边上也镌刻"天 下第一泉"五个大字。各处都称"第一 泉",为了决出高低,乾隆皇帝也充当品定 水质的裁判,据称,精通茶道的乾隆皇帝 为了"公平"决出天下第一泉,特制一个银 斗,每巡至一处,即将此处泉水盛上称分 量,以称得最轻之水为第一。称的结果 是,京师玉泉水重一两,济南珍珠泉重一 两二,扬子江金山水重一两三,惠山、虎跑 之水为一两四,其余的虎丘、西山碧云寺 泉水还要排后。北京的玉泉之水,就被 "钦定"为"第一泉"。其实,皇帝的品定就 一定公正吗?似乎也不见得。且不说皇 帝手下的人会徇私舞弊,在称水过程中偏 袒某一方。就拿水质来说,它也会随着季 节和时间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这样 说,评上第一的不见得为最好的水,没有 评上的不见得比评上的差。打一个通俗 的比方,好比诺贝尔文学奖,得到的不一 定是最优秀的,没有得到的,也不见得比 得到的差。

唐代刘禹锡曾经说过:"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天下泉水 坐次的评定,也是这个道理。北京玉泉 水,因为乾隆的评定而位居第一。无锡惠 山之水,因为唐朝宰相李德裕的偏好,喜 爱用惠山水煮茶,命手下将惠山水用坛子 装好密封,通过驿站运至长安,惠山之水 的名气因为李宰相而出名。而虎丘山泉 水,则因为陆羽饮用而出名了。

鞋子与欲念

有一个类似笑话的故事,说有位 阿婆,一生从来没有穿过合脚的鞋 子,常穿着硕大的鞋子吃力地走来走 去,有时候还免不了趔趔趄趄,每走 一步,看上去都是"步履维艰"。晚辈 问她,她总是说:"大小鞋都是一样的 价钱,为什么不买大的?"

这位阿婆是聪明人吗?似乎 是。她是想,出了一样的钞票,自然 要拿大的,不然,便是吃亏。但似乎 又并不聪明,因为鞋子不合脚,到底 会走路不舒服,乃至无法走路,而她 居然会"乐此不疲"

这故事确实很像笑话。但又不 能当笑话来看。

鞋子最重要的是合脚。合脚,穿 着才舒适,才能走路、走长路。那位 阿婆的想法却颇"另类",全然不考虑 舒适与否,能否走路,只是为了所谓 的不吃亏。其实,阿婆是本末倒置, 或者说舍本逐末了。

现实中,有类似阿婆这样想法 的,所在多见,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普 遍的心态。举个司空见惯的例子,有 些人住宾馆吃自助早餐往往是要吃 到肚子发胀的,哪怕一连几天下来, 胃已经不胜负荷,看到美味佳肴,还 是经不起诱惑,"吃到撑喉咙"。那想

法,与阿婆有异曲同工之处。 坦率说,那位阿婆的想法,还是 朴素的,她终究是付出了钞票;某些 住宿旅客,也终究是付了餐费,可能 还觉得价钱不菲,其想法也无可厚 非。但是,山吃海喝导致胃病、"三 高"飙升,受损的还是自己的身体,最 终他们会明白得不偿失。

其实,正如俗话说的"良田万顷, 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人 的需求,终究是有限的。

然而,有些人却是欲海无边。 明知"日食一升"却希求"良田万 顷","夜眠八尺"却想占有"大厦千

间"。那些无餍地追逐和占有更多更 富,乃是受到欲念的驱使,被欲望裹

而且,这些欲海无边的人,比之 那位阿婆和那些住宿的旅客,更是等 而下之、令人不齿。他们往往是没有 付出,或者不想付出,只想得到,乃至 不知餍足,贪得无厌。有媒体报道过, 有些贪官,居然家中特地建成酒窖藏 着年份茅台成百上千箱,自己独享怕 是一世也"消纳"不了,显见是要"藏之 名山,传之后人"。贵州有个名叫王晓 光的贪官,在隐约感觉自己行将"出 事"时,居然日夜将珍贵的茅台倒往下 水管,即便日夜倒酒,落马时,被发现 家里还有4000多瓶,堆满整个屋子。 真正是似鲸之吞而又暴殄天物。

不管买什么鞋子,合脚最重要 引申说来,不论追求什么,总要适可 而止,无餍的欲念,是需要遏制的,不 然,很可能会被反噬。

杭州硅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协作: 杭州鑫伟低碳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